新中學文庫

猩紅文

霍桑著
傅東華譯

滬濱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文學名著

猩紅文

洪均圖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

(84204·2)

世界文學名著

猩紅文一册

The Scarlet Letter

定價國幣陸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Nathaniel Hawthorne

譯述者 傅東華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本書校對者沐霞恂）

導言

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是美國文學中最完全無缺的文學藝術家，而猩紅文 (The Scarlet Letter) 是西半球所曾寫作的最偉大的書。它不是相對地偉大，而是絕對地偉大；它在世界十五部最好小說中有它的地位。美國文學中有許許多多作品是第二流的也是第二手的，唯有最是模倣的作品纔能超出了庸弱，而最是創意的作品則覺其滿幅的生動，所以我們應該記得，在猩紅文裏我們纔見到了一件藝術品，措意和設計是澈底地創新的，人性方面的啓示和說明是深刻的，歷史的背景是精確的，而它的作風則幾乎無可指摘。

霍桑，像赫否（註一）稱呼他，「是新英格蘭的鬼；」他出自一長串清教徒的祖先，以一八〇四年生於沙倫鎮，（註二）在包多音學院 (Bowdoin College) 畢了業，化了十二年孤寂的年歲在一間房裏學習寫作，和一個恰好相配的女子結了婚，而具有有時伴着藝術氣分的那種羞澀和不可

慣服的沉默。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他具有一種不合時宜的天才；他是七月四日誕生的，等到他的至好朋友差不多都成了廢止論者（註三）的時候，他卻始終還是一個民主黨，又當愛默生（Emerson）宣言約翰·白郎（註四）曾使絞人架和十字架一般可紀念的時候，霍桑卻發議論道，「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公平地被絞殺。」

在他的新英格蘭和清教徒的基礎上，他曾加上了在歐洲居住的七年，而是一八六四年死的。當他失掉沙侖讁稅關裏的位置時，他頹喪着回到家裏，告訴他的妻，說他的職業丟了。但使他驚異的，她竟歡歡喜喜的歡迎這一個報告，說道，「現在你可以寫你的書了。」「不過我寫書的時候我們靠什麼生活呢？」她的回答就是呈出了一點小小的積蓄，這是她從他交給她作家用的那一點微薄的每週薪工裏節省下來的。她告訴他，說她一逕都知道他是一個天才，又知道他不得不有閑空的那個時候是要到來的。

只一年功夫，他就作了這部猩紅文（一八五〇年）它的偉大立刻被認識；他就成了名了。一八五一年德文的譯本出現，一八五三年法文的譯本出現。它已被譯成世界上一切主要的諸言，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被改成戲劇，編成歌劇，新近又得到了上銀幕的可疑的榮譽。

霍桑的背景是他首創的；這是一個憂鬱的灰色和褐色的背景，他的那些燦爛的人物在那上面映襯得非常鮮明。有一個陰影的地域是他全然據爲己有的。這並不就是坡（Poe）的那個鬼作了窟的地域，因爲坡和霍桑雖免不得要被人家拿去作比較，但他們實在很少共同的地方。其間的差別就是物質的和精神的的差別；坡是怪誕的，高調的，感覺性的；霍桑是沉着的，深徹的。我們讀霍桑，就是經驗一種與其說是景物的變化，無寧說是雰圍的變化。

他的陰影的世界是十分現世性的；我們並不眞正離開了大地。在他的創造物上面，懸掛着一層幻想，詩歌，羅曼司的薄幔，而我們從這種透明的，如遊絲的，銀灰色的，類似安得里亞·得爾·薩托（註五）的畫上所籠罩的光一般的霧氣，看見他的人物。這種雰圍是決不能「造作」起來的，但也決不能從那故事脫離，猶之空氣不能從草上拔起一樣。

霍桑是一個理想的寫實主義者。他並不是一個羅曼司的作者，像庫拍（註六）一樣；他的首要興味並不在於事變和冒險。但他無論如何不是像左拉那樣的一個寫實主義者，且也不像佐治·

愛略脫；（註七）或者屠格涅夫比別的任何作家都更像他。這是通過詩的中介面見的寫實主義。

那關於稅關（這個建築不幸在一九二一年燒掉了）的「楔子」我想是大抵爲調劑他自己的心境而作的。在這裏，他的挖苦的幽默找到了一個手頭現成的題目。那些點綴他的辦公廳的「坐板凳朋友」很少疑心這個羞澀的人是在暗中審量他們，且把他們儲蓄起來做文學的材料。在這些偶然的談話中，兩方面都暗暗懷着一種輕蔑，這是往往而有的事。霍桑的便利處就在有一個出氣孔。

除開敍述之中包含着強烈的人的趣味外，猩紅文又表現着清教徒生活的幽暗方面。那並不是它的唯一方面，因爲生活雖在當時，也還走着它的習慣的道程。青年的戀人在月光中互相親吻，像他們向來所做的一樣；而且必定也有一些輕薄相，否則爲什麼會有這種手段來遏制它呢？但是清教徒生活之最顯著最鮮明的態相，照我們從比較寬弛的時代回顧起來，就是它的嚴肅性。我想吃苦最多的是兒童，因爲在清教徒的制度裏是沒有地位給他們的。他們的成年的教師們，無疑的會得誠心贊許下面這種爲十八世紀一個德國道德家所推薦的教育法。

任何形式和一切形式的遊戲都必須禁止。關於這事，教訓兒童的法子，必須指示他們以一切遊戲的浪費和愚蠢。他們應該受引導，使之看見遊戲將要從上帝那裏分開他們的感情和心思，且除貽害於他們的精神生活之外將沒有別的作用。

時代是變了。現在是整個家庭都以育兒室爲中心，其間就是權威的所在，而兒童的欲願就是家庭的法律了。只要家境好，大概最最受用的就是兒童。

清教主義的幽暗背景引着了猩紅文的火。這本書的色彩就是它的設計的一個顯著部分。陽光和陰影在那溪邊的偉大景象上交互而作，在那裏，只要那被詛咒的字母一經離開了赫絲殷(Hester)的胸膛，青春和優美就會回復到她臉上，只有珠兒(Pearl)重新結上那符號的時候纔會消褪。珠兒自己，是熱情的孩子，也飛躍在那書的黑暗書頁上，像一隻漂亮的異域的鳥兒飛過一個陰鬱的天空。因爲，在那冷酷的社會裏，她是像熱帶的來客那樣屬於異域的，她所由來的國土，不但不曾有人到過，且也不曾有人提過。

祕密的罪惡纔之以公開的羞辱。她們各人的悔恨是不同樣的，但是各人都悔恨了。在一六七

一年六月的新濱雷茅資(New Playmouth)殖民地記事中，我們見到凡姦淫被偵察者都被強迫佩帶A·D·二大寫字母，以布剪成，釘在袖上及背上；凡在本政府治下而發見其不佩此二字母者，當即施以逮捕，當衆鞭打。

這部小說不僅是清教徒生活的一個外表的研究——全書的精神基礎就是清教主義。罪惡的意識就是這部悲劇的骨髓。其中的四個人物被同一的任性行爲不可分解地連繫在一起。這一種罪惡，多數人看得很輕，但自有歷史以來就成了粗俗諧謔所出的根源，而又是有些古代異教徒和有些近代小說家當作宗教崇拜的對象，如今在這裏，是用最深的洋紅描畫着，描畫得必然要有成果。有許多人是猛烈對於他們認爲刑罰的不公平而反叛的，因爲有許多人嘗試在做生活的遊戲，而不服從生活的規則。

倘使做這書的是清教徒約那旦·愛德華，(註八)不是冷靜的藝術家霍桑，他也不見得能用更強力的文字來描寫罪惡。所以，據我的意想，霍桑當時還不如不加上那最後的一章，只消把牧師臨死時的懺悔和羣衆中的回聲來結束那書就好了。

佐治・烏德貝雷（註九）說，

這是一個無情的故事；那些人物都奇異地擺脫了自憐心，都把他們的命運認爲應得而接受着；他們決不饒恕他們自己，他們沒有顯出互相饒恕的形跡，甚至上帝的饒恕也被遺留在一種未來的陰影底下……一本缺乏光和愛的書，也許因其忠實於生活中的黑暗面而抓住我們；但在最高的意義上，這是一部虛僞的書。

我對於這樣一個批評家不願意表示異議，而況他在批評的見地之上又加上這麼確實的一重道德價值的意識。但在這裏，他卻不曾捉住要點。要回答他的主要爭點，你就看見乞林渥斯(Chillingworth)，要記得霍桑是往往用消極的方法表示一種觀念的。乞林渥斯本是一個平靜慈祥的學者，帶着一副研究家的無我的表情，後來卻變成一個惡鬼了；地獄統治了他了，他的眼睛閃耀着地獄的光燄了。這一種墮落是因復仇心的深徹的毒造成的；因爲他不能夠饒恕，不能使自己自由。他的面孔因憎恨的慢性毒癌而變成一件非人的東西。

光和愛在那書裏並不是缺乏；籠罩在斷頭臺之上的是一種天國的榮耀。而烏德貝雷先生所

不以爲然的「人物都奇異地擺脫了自憐心」這豈不就是霍桑的最大勝利之一嗎？你就試想一想如今大多數的人——小說中或無或有的——都堅執着他們的「快樂的權利」，不管由怎樣的墮落去達到那快樂，也不管造成別人怎樣的苦痛。亞塔爾（Arthur）和赫絲脫卻是由較嚴肅的資料造成的，正合他們所生的時代，正合他們的責任的意識，正合他們對於彼此的靈魂的尊重。他們是沒有那種自憐的陰險的脆弱了。

這部書的又一領導觀念，就是公衆尊重的喪失和私人尊重卽自尊心的喪失之間的對照。赫絲脫是受着婦女所可遭受的最惡劣的刑罰了——就是與衆共棄。有些人說他們是不顧任何人當他們怎麼樣的，這話本來有些不容易承認，但卽使承認他們說的話不錯，而倘若這樣的人在街上被人當作有惡病和傳染病一般規避着，便怎麼樣呢？倘若每次出現於公衆，便見小孩重羣相譁笑，便見舊相識趨避不遑，覺得這種被強迫的離羣索居，比牢獄幽禁更加難受，那又怎麼樣呢？而這就是赫絲脫所不得不忍受的。但是最惡劣的刑罰已經受過了；她是無論如何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她在街道上所吃的苦，多於在她自己房間的寂寞裏。在房間裏，她就得平靜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同那牧師比較起來，她是可嫉妬的。他是公衆的偶像。他聽見讚美他的聲音對他的面唱來，聽見那些崇拜他的區民說他的講道如何造福，跑到街上去到處都可遇到尊重的表示，而卻有那猛紅文在他胸裏燃燒，他該感着怎樣苦痛啊！他的寂寞是多麼的難堪啊！

這部書又不僅是一種空靈的力的默示，並且那些主角的「肉體」也是表現他們的靈魂的。這在乞林渥斯的場合已經指出來了；請想一想赫絲脫每次和亞塔爾會面時的思想怎樣不同，她的面色怎樣跟着這些不同的思想而變化；再請想一想那牧師，手放在胸上，他的身體因內中的火而日趨消瘦，終至幾乎成了透明；再想一想珠兒那些荒唐的幻想，以及那些幻想怎樣反映在她眼裏。像這樣的表現，要使我們記起敦納(註一〇)形容一個青年女子的話來：

她的純潔而雄辯的血
在她的面頰裏說話，且顯得十分分明，
竟使人幾乎可說，她的肉體會思想。

將福羅貝爾的波華荔夫人和霍桑的猩紅文來作一個對照，是有益的。他們二人是同樣細心

的藝術家。在波華荔夫人裏，我們看見的一幅圖畫是墮落，以絕望而終。人生是沒有解決的。在猩紅文裏，我們看見罪惡和它的成果，終於得天上的光燭照。福羅貝爾對他的人物，除輕蔑之外再沒有別的，霍桑則對待所有的人都用着一副尊嚴。他對於他的人物並沒有顯示同情，如我們在迭更司和塔剌立(Thackeray)身上所見的，但他被他們的命運深深感動。

這兩部傑作之間還有一個差別。福羅貝爾的興味在於罪惡的本身，因而不憚描摹到盡致。霍桑則只興味在心理上的成果。因而他故意將故事開場於犯罪之後，藉可全部集中在精神的和心理的結果上。這是「下落的情節」(falling action)。

故事的進展是無懈可擊的。情節的展開像一朵花的花瓣那麼自然，毫不費力。在這一點上，霍桑是優勝過巴爾扎克；因在那法國巨匠的作品裏，我們還覺得有些費力。至於這部書，則我們見到一個自然的開場，自然的發展，和一個不可名言地動人的結束。哈代所下的小說的定義，說它應該是一個活的有機體，猩紅文便是一個例解了。

（註一）Laurence Hutton (1843-1904) 美國作家，曾任 Harper's Magazine 的主筆。

（註二）Salem, 美國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一個城市。

（註三）Abolitionalists, 即主張廢止奴制者。

（註四）John Brown (1800-1859) 美國廢止奴制論中的激進派，曾主張以武力廢止奴制，被殺。

（註五）Andrea del Sarto 義大利畫家 (1486-1531)。

（註六）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美國小說家。

（註七）George Eliot (1819-1880) 英國小說家及詩人。

（註八）Jonathan Edwards(1703-1758) 美國神學家和形而上學者。

（註九）George Woodbery (1855-1930) 美國著名批評家和講師。

（註一〇）John Donne (1573-1631) 英國神學家及詩人。

（註一一）William Lyon Phelps (1865－) 美國教育家及批評家，著有小說家論及英國小說家論等。出書時
載現代散文。

再版自序

作者前以關於自己服官生活的一段隨筆來作猥紅文的楔子，乃曾在他周圍的上流社會裏引起了未之前聞的激動，這是作者覺得很是驚異，而且（如果他說出來不至於更得罪人的話）也很有趣的。的確，即使他燒掉那個稅關，而將最後一片餘燼拿人家當是他特別憤恨的那一個可敬人物的血來澆熄，那激動的程度也未必更甚於此。這種輿論的非議，倘如作者自覺是罪所應得的話，那是要感覺十分疚心的，所以他請得聲明一聲，他實曾將那楔子仔細審閱，意欲將其中的差錯更改或刪除，並將人家認爲罪狀的那一番戾氣竭力矯改。但是據他看來，那一篇隨筆的唯一可注意的特色，只有它的坦白天眞的善意，以及他所以傳寫其中一般人物的描寫上的精密。至於敵意或者任何種類的——私交的或政治的——惡感，這些動機是他全然不能承認的。這一篇隨筆，原也可完全省去，對於讀衆不至有損失，對於本書也不至有損害；但既然寫了，他覺得以他自己的

能力而論，是不能用再好再和善的精神寫的了，也不能寫得更見眞實的了。

因此，作者不得不仍將他這樸子一字不更動的重行刊出。

一八五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沙侖謨。

目錄

楔子——稅關……一
一　獄門……六一
二　市場……六四
三　認識……七八
四　會見……九三
五　赫綵脫的針線……一〇五
六　珠兒……一二〇
七　州長的大廳……一三六
八　鬼孩兒和牧師……一四七
九　醫師……一六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